

我想，每个来自大山的孩子，对山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

我是生长在云盘山下的孩子，因此，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座山便是云盘山。儿时，云盘山于我而言，是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山，这得益于祖母为我讲述的那些关于云盘山的神秘故事。

在某个阴雨绵绵的春日，祖母会跟我讲关于云盘山背面的神秘洞穴。洞穴内生长着一棵四季都结满果实的桃树，误入洞中的人可以摘下树上的果实解渴充饥，但倘若谁想将果实带出山洞，洞外就会涌起大雾，使人迷失在山中。每次听完，我都会紧紧地抱着祖母的腿，谨慎而好奇地凝望着被云雾和细雨笼罩着的云盘山。而在某个太阳西斜的夏日午后，坐在院子里纳凉的祖母又会为我讲述另一个玄幻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云盘山的高度远不止如今这般。突然有一天，两位天上的神仙不知因何缘故大打出手，一位神仙在打斗中一脚踩在了云盘山巅，导致云盘山开始下沉。山体下沉后，山上的作物也将随之消逝，于是山下的百姓非常惶恐。一位镇守此地的将军不忍百姓陷于饥荒，遂去向菩萨求来一根金柱子，并亲自持着金柱子顶住云盘山。历经七十四九天，终于止住了云盘山继续下沉的趋势，而那位将军也力竭而亡。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在每年吃年夜饭前，都会将鸡鸭鱼肉等菜肴摆在院子里，家中男主人会点上香，朝着云盘山的方向祭拜，是为礼敬云盘将军。

正是因为这些神奇的故事，使我在童年时对云盘山充满着好奇，又极其羡慕每天都能进山的大人们。

约莫是在二三年级的暑假，祖母带着我走向了云盘山。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云盘山，我充满了好奇和惊喜。沿着狭小而崎岖陡峭的山路，我时而跑开数十步回望山下，并催促祖母快些；时而又驻足在一些奇异花草前，向祖母询问它们的名字。那天天气很好，是个阳光明媚但并不燥热的日子。由于祖母腿脚不利索，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来到人们进山途中休息的地方。那里视野开阔，祖母指着山下的几处小小村落并告诉它们的名字。在山下看起来很大村庄此时竟是如此的渺小，蜿蜒的山路变成了一条线，串起了各个村落，仿佛一串珍珠项链。同时，这种大与小的直观转换，第一次在我的脑海中形成，让我在日后面对各种事情时，总是会思考如何将它们进行“大与小”的转换。我想，这是大山教给我的第一个人生智慧。

休息过后，祖母带着我向山的更深处走去。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来到一处小山包。这里种满了茶籽树，除了树几乎没有其他杂草。祖母说这是为了方便拾拾茶果。祖母让我在一颗枝叶茂盛的茶籽树下坐着，她要去做其他地方找一些草药，我便静静地坐着等她回来。望着祖母渐行渐远的身影，我开始打量起这片山

地，茶籽树紧密有序地排列着，阳光透过叶子间的间隙照射下来，使得土黄色的泥变得有些金黄而晃眼。虽然我是头一次进山，并且还是一个人待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但我感受不到丝毫的恐惧，相反，我内心是轻松而惬意的，树上时而飞鸟掠过，鸣叫和振翅都是轻快的；树间时而清风拂面，凉爽而温柔；树下蚂蚁忙忙碌碌，一切都显得如此亲切。

一座山就像一座博物馆，其中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砂石，皆是它的典藏，因而当我走进时，便被这些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次之后，我便有了更多进山的机会，似乎大山已经认可了我。但随着年龄渐长，我的好奇心渐渐消逝，导致每次进山干活，我都会因为劳累而带上情绪，以至于忽略了沿途的美景。之后不多久，我因为学业的缘故，便早早地离开了故乡，离

开了云盘山。

后来出了远门，走过一些地方，也遇到了一些山，我每看到那些山，总有一种亲近感。但我也因山而感伤和哭泣过，在稍早些时候，我想写一些关于云盘山的小故事，便询问祖母一些小时候听到的故事细节，但祖母却满怀不确定地反问我，她有说过这些吗？她开始忘记很多东西，这让我心生感伤，一座山开始无声地消逝。年初时我也因山哭泣了一次，那是在姐姐的婚礼上，我们送亲到男方家。临走时，我看了一眼他家门前的山，内心突然生出一种感伤，因为它与我家门前的那座不一样。

后来，我到桂林读了四年大学。尽管桂林的名山不少，但在那生活了四年的我，却一座也没有去攀登过。很多人喜欢去攀登一座山，他们借山的顶峰来证明自己的高度，这是一种追求，亦是一种实现价值的方式。但我并没有这种欲望，对于一座山，我更喜欢静静地驻足凝望，它的厚重和踏实令我感动，它的丰富和包容让我向往，而它的沉默又让我敬畏。所以，我不在乎我是否登上过顶峰，我只想走近它，或者说走进它，感受它的沉静和从容。因此，尽管我没有去攀登过任何一座桂林的山，但我在那里成为一座“山”。我接纳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正如山上长的那些草、那些树，当然也有花，它们点缀了我，一片绿意盎然、或是一些五颜六色，为单调的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使我越发沉稳，逐渐从容。

更多时候，我沉默着看人来人往，沉默着思考，沉默着看生命的演化，这让我内心得到安宁，也让我在沉默中得到了力量。这力量，使我成了一座可以给人依靠的“山”。有人走进我，但又离去，他们中，有的像入山砍柴的樵夫，想找木柴以温暖自己；有的像老中医，想寻一味中药，以治愈自己。对此，我总是沉默着给予，但给的不多。

我继续沉默着看山，山亦沉默着看我。然后山救赎了我，我变成了山。

用历史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广西篇章

壮族作家黄鹏散文集《花山画语》阅读分享会在邕举行

□ 本报记者 黄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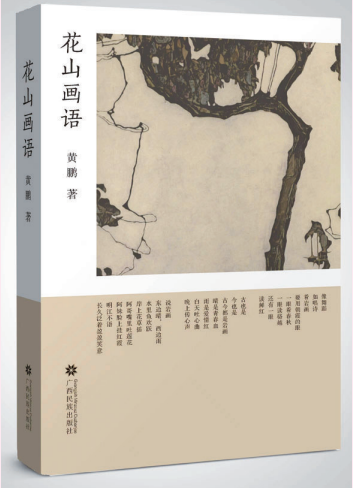
“黄鹏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的作家,他的散文无不透露出对家乡的眷恋,对自然的喜爱,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大格局、大情怀、大气魄,这种新南方写作有纵深感 and 厚重感,而韵律感的诗化语言则给读者带来流畅舒服的高质量阅读体验。”著名作家黄佩华如是说。8月15日,壮族作家黄鹏散文集《花山画语》阅读分享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活动由广西作家协会、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南宁市青秀区图书馆、城市书房联合主办。黄凤显、黄佩华、石朝雄、覃祥周、李云华、丘文桥、唐芳、伍迁、李宗文等作家、诗人、媒体记者、文学爱好者等共4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由浙江财经大学王迅博士主持。

黄鹏是广西宁明人,是从花山走出来的壮族作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会长、广西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广西散文学会副会长。他长期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已出版《五色石》《一样的天空》《芬芳飞翔的歌谣》《世纪阳光》四部诗集和《家园气象》《花山画语》《壮美山河》三部散文集,另一部散文集《顺水乘风》入选广西作家丛书即将出版。《花山画语》系黄鹏的第二部散文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花山画语》收录了《探秘岩画》《拜谒花山》《写意花山》等51篇散文30多万字,全书分“一方水土”“十分悠久”“百里画廊”“千年流风”“万象更新”五个小辑。作家用诗意的语言,通过对壮族文化的主要代表花山文化、骆越文化、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壮锦文化、三月三文化、布洛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文学思考、散文化解读和有史有据的描摹,深入探究了壮族文化的渊源、脉络及发展走向,表现出民族文化自信。此外,作家对八桂壮乡之大小景致和古今故事娓娓道来,全书文、史、哲融会贯通,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求解意识。

活动现场,黄鹏分享了这部散文集的创作背景以及思考。他说,《花山画语》与其他三部散文集一样,都是他讲好

中国故事广西篇章的具体实践成果。2015年以来,他秉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从广西历史文化着眼,创作并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的散文作品。

与会作家、诗人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纷纷表示黄鹏的作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对新时代脉动精准的把握,从历史的大视角入手,展现了作者对民族历史文化独特的思考与超越,有浓厚而深沉的乡土情怀,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蕴,以审美为旗帜,以情性传达为标尺,实现了散文的深度书写,读后感人至深,引发强烈的心灵共鸣。



▲《花山画语》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留恋处,兰舟催发。”每次进入防务前,我会骑上小电驴,风驰电掣于邕江畔,再走一轮南宁市内古建筑。粤东会馆、新会书院、王文公讲学处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触摸一江碧水,凝眸古建筑,一眼千年。

春天稀释了我的忧愁。水深山高。邕江,桃花开在河岸的山上,木棉花恣意绽放于街巷。

《三月桃花雨》,天籁的歌声与青秀山桃花岛一样诱人,但我不敢上山凑那人山人海热闹。路过东葛路竹溪立交桥,瞥见红彤彤的木棉花,鲜妍妍地从桥底下冒出来。架车跳上人行道,只见桥下大道中间隔离绿化带,一条木棉花道向远方延伸,构成银河系般的花海长廊。春天是风信子,勤劳的花仙子穿梭着跃上枝头。为了衬托花儿盛宴,木棉树悄然褪尽了叶子,枝杈布满了花朵。没了绿叶的陪衬,纯粹的璀璨,红彤彤赤诚似血,像极了视死如归的英雄火炬。木棉树枝杈向四周蔓延,形成一个个疏朗巨伞。巨伞被花儿镶嵌点缀着,各色车辆在花伞下奔驰,形成一幅美轮美奂的立体音画。

然此去一个月,良辰好景虚设。待换防出来,已是百花凋谢的夏季。

壮志路的粤东会馆、解放路新会书院、北宁路“王文公讲学处”石刻。粤东会馆、新会书院已经得到良好妥善的保护,我担心的是裸露于风雨中的“王文公讲学处”石刻。

因为疫情,粤东会馆和新会书院房门紧闭。古建筑门口两条长门槛石条,粗粝如岁月,深邃似时光。踩踏在光滑的旧石条上,恍如隔世。

1921年,孙中山先生亲临南宁巡礼,在粤东会馆作过演讲。这样的历史典故,让我愕然。我想起几天前在邕江河畔龙岗区灵龟山,建设南宁塔用的白色粗长钢管已堆满路旁。江边环卫工人告诉我,大批建塔工已进驻。而

邕江下游横州市的“平陆大运河”,也在紧锣密鼓建设中。我想,这正是100年前,孙中山先生从邕江洋关码头上岸时,其《建国方略》所展望的。新会书院像一位古典美人,气质合适改造成邕剧剧场。舞台上鲜亮夸张的扮相服饰,铿铿锵锵、咿咿呀呀的弹唱,在酷烈的征战幕中,演绎着千古不变的爱情故事。古典美人沉睡百年,能叫醒她的是这方水土古老的传统文化。土生土长的曲调,是这儿的水街白话音调,执拗传承。

穿梭于喧嚣闹市,闪入斑驳老街巷,触摸一尊古浮雕凝眸一枚旧石刻。历史和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今年清明节和农历三月三放了五天假,邕江边帐篷露营在网络上迅速成为热点。邕江水澄碧如练,宜居城市花团锦簇。我在自治区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时发现有此记录,清道光十一年,越南使团来中国,副使潘辉注有《驻南宁》:“碧水苍天路几回,邕江春霁片帆来。烟花万户新光景,旌节重关旧镇台。客艇荫浓川外柳,宾筵香送岭头梅。南宁且作南京趣,歌管声声旅思催。”南京毕竟是六朝古都,“南宁且作南京趣”,能同“趣”,亦不简单。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共影印元明清三代五十三位越南使节的七十九部作品。这些使节都途经南宁(古称邕州),留下大量描写邕江和南宁的诗篇,其中多为南宁及国内古籍未见记载,具有珍贵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然而我最喜爱清代壮族诗人黄体元的《邕江杂咏》:“货船江面排鳞似,万杆桅樯数不清。”“大船尾接小船头,北调南腔语不休。”“船头刚卖鱼生粥,船尾猪蹄粉又来。”也许,这我喜欢家乡的鱼生粥和猪蹄粉有关。一条江水,水和文化一同流淌,从古至今,亦如河沙一般沉淀下文化。古建筑可能会遭到毁坏,但古诗词不会,原汁原味地留传了下来。

邕江,带来两岸人间烟火。